

商 榷

作者和作品之间的距离

——对张国龙《许愿树巷的叶子》的一些意见 □刘秀娟

打算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反问自己：这样对待一部作家的新作是否太过苛刻？明明读到动情处，我曾泪流满面，为什么还要批评它？我不是把对很多儿童文学作品的不满迁怒于它？我所说的话是不是负责任？于作者、于读者是否有一星点儿的意义？这样一想，我忐忑不安。但是，无论如何，我所说的，是我想说的，哪怕它囿于我的浅薄和狭隘，不能准确地把握作品，好歹它是一个普通读者对作品真实的感受，或许也可以试着和作者讨论一部作品应该如何趋向于更加完美，再自我夸大一点，或许可以拨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相互赞扬，透一口气。

我要说的这部作品是张国龙的小说新作《许愿树巷的叶子》(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3年出版)。据张国龙在“自序”中所说，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来匪夷所思：一个16岁的女孩突然得知自己并非妈妈亲生，这倒是常见的事，不寻常的是，她的亲生父母正是养母的“仇人”——当年，因为生母的插足，使得养母夫妇婚姻破裂，她正是亲妈和养母前夫的私生女。两岁时，亲妈因车祸去世，被将要出国的父亲托付给曾经深爱养母的前妻，遭到拒绝，只好被送到孤儿院。养母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从孤儿院接回了这个孩子。10多年后，父亲前来相认，这已经让女孩陷入选择的难题中，然而，世事多舛，养母又瘫痪了，当父亲意识到和女儿的相认意味着要终年照顾一位瘫痪病人时，他再一次逃离了，哪怕这位病人曾经被他伤害却以德报怨，替他养大了女儿……这个故事“折磨”了张国龙6年。他曾经为此写了一个中篇小说，但是觉得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故事，很多读者也向他追问了这个故事的细节，再加上人到中年的沧桑，于是有了这部长篇。

的确，这个故事很难消化。它太超出我们所能接受的生活伦理，生活本身有时比小说更具有戏剧性。看上去，它给作家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叙事基础——它简直比虚构还要不可思议，还要具有冲击力。作家也许只要给它加点佐料(比如设置一下时间、地点、背景)，就已经很让读者震撼了。但是，问题也正在这里——面对这样一个题材，作家应该怎样使用它？复述这个故事？或



者给它一个美好的结局？还是让原本已经复杂的故事更加曲折？尤其是儿童小说，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愤懑又无奈的故事，它应该如何表达？张国龙的选择是，给女孩一个美好的明天——大团圆。我倍感失望。

首先，并非是我残酷到不给读者以希望，而是我希望作家能真正地体味这个故事，不要那么轻易地“理想化”，真正能够让读者面对、理解并且热爱这个世界，纵使它不那么美丽，而不是轻巧地就许以虚幻的美好。说实话，小说文本给我的冲击力远不如作者在自序中原原本本的讲述。我们的儿童文学也许太喜欢给读者“糖果”吃了，而且以为读者就喜欢吃“糖果”。其实，真实故事对父亲的再次逃离，是一个多么微妙、幽幽的，让人慨叹的结局，残忍一点说，它是一个多么棒的欧·亨利式的结局。一个少女面对如此复杂如此

不堪的生活，她的内心冲突该是多么的强烈？我们多么希望看到她在作者的笔下，经受内心的煎熬、挣扎，顶住一系列的打击，像暴风雨后的小树苗一样，依旧亭亭地站立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富有而帅气的父亲不顾一切地弥补过往的错误，相认之前已为女儿和前妻备上“豪宅”，准备好了终其一生做女儿和前妻的保护伞。我甚至替那个真实存在的女孩难过——她多么希望从“作家叔叔”这里获得内心的力量，获得生活的经验和智慧，好应对她那支离破碎的未来；但是作家给她的，是一个她遥不可及的瑰丽的梦、一个灰姑娘的故事，这岂不是增加了她的心理不平衡，让她在和小说主人公的鲜明对比中，更加垂头丧气？在处理生活的“残酷”方面，我们的儿童文学依旧还没有长大，似乎没有勇气也没有智慧去化解这些矛盾。其根底，也许是我们作家本身还不够勇敢和智慧？

其次，也许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大团圆”。对于一部小说而言，结局是否让人满意，或许比一个故事如何开始更考验作家的功力。说实话，我们现在虎头蛇尾的长篇小说很多，包括很多成名作家备受关注的作品，也经常是草草收场，急于给读者一个交代，让人感觉与前面紧致的、充满张力、吊足胃口的叙述不能般配。具体到张国龙这部小说，即便作者选择让读者宽慰的“大团圆”结局，也并非不可，关键是要让人物和故事“自己”做出选择，让读者感觉到应该就是这样，非这样不可。在通往结局的路上，作家应该尽情地描述人物的心理风景，应该给出合情合理的路径。在这部小说中，我觉得对主人公袁佳的心理描写和性格发展处理得不够细腻和深刻。对袁佳、养母、生父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和爱憎展开得不够。说到底，作者和人物之间还是隔的，没有把自己彻底地投入，也没有把自己彻底地向读者敞开。这是张国龙的散文和小说的一大区别。他似乎在散文写作中更能贴近自己的内心，而小说，更加考验作家对自我与小说人物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就是说，40岁的男性张国龙必须要能体会、把握16岁少女袁佳的感受(以及更多人的感受)才行。但

是读这部小说，我总觉得张国龙和自己笔下的人物隔着很远的距离，我甚至觉得张国龙和我这个读者一样，都是这曲悲欢离合的旁观者。我在外面，是因为张国龙没有把我拉进去；张国龙在外面，是因为他还不够大胆地对读者敞开自己，或者在观念上不够大胆地把自己的人生悲欢写进“儿童”文学。

相反，张国龙的散文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坦诚的力量。曾在多年前读过他一篇回忆童年的散文，题目已经忘记，但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写到上学路上遇到蛇的情景，至今想起来我还有那种凉飕飕的惊悚感，也正是从这篇文章里约略了解到真实的张国龙，或者说孤独、敏感、聪慧、内秀的少年张国龙。另一篇印象极深的散文是《亲情的距离》，写自己一家和奶奶那种难以说清的感情，亲情与隔阂、误解同在，血液于水，又充满无奈。在大量的忆及祖父、外婆之类的文章中，那是我读过的极不一样的一篇。这样一个张国龙，理当能够写好这部小说。但是我觉得这部作品远不如《亲情的距离》写得大胆，写得深入，写得那么贴近自己——小说有点贴近了自己，才能贴近读者。我其实很想问他，这部小说中包含了多少你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感受，又包含了多少你对人性的失望与希望？在写这部小说时，你是不是有太多的顾忌？是不是太过轻松？你是否敢敞开心扉，在小说里表达你对人生真实的感受？

读这部小说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回荡着的除了张国龙的散文，还有《绿山墙的安妮》。说起来，孤儿安妮也是一个足够“悲剧”的人物，但是在女作家露西·莫德·蒙哥马利的笔下，却成为一部如此甜蜜、清新、幽默、富有生气的小说，我们仿佛能听到安妮身体里在回荡着的欢快歌唱，虽然安妮也不得不面对挚爱的马修的去逝，以及玛丽拉的衰老。张国龙的用意，也希望将袁佳塑造造成这样一个虽然身世不幸却依然乐观的女孩，但是他的塑造更多的是在第三者的讲述中完成，而不是通过主人公自己的话语和行动来表达，也就是说袁佳的性格更多的是作家“交待”出来的，而不是她自己表现出来的。这也是在很多小说



他是孩子心灵世界的守护神

□王宜振

少白是国内优秀的儿童诗人之一。说他优秀，主要是指他在儿童诗创作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在少白的诗作中结识了他。他那时已经写了《长胡子的娃娃》和《献给爱美的孩子》两本书，这两本书我都爱不释手，几乎每天都要读上几首。那里面的许多篇目，至今我都能出口成诵。可以说，我是在少白的诗作的影响和引领下，一步步走上儿童诗创作道路的。说到少白的诗，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充盈着儿童的生活气息。后来我才知道，少白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以后，长期担任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教过语文、数学、音乐、体育，以后又担任过小学的副校长。他一直跟孩子在一起，熟悉孩子，懂得孩子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他年轻时候写的《星期绿、星期红和星期黑》《独生子女的烦恼》《天赋的美德》《生活的花瓣》等篇什，都脍炙人口，至今读起来，仍感人肺腑，其艺术魅力弥久不衰。来看看他的《晚上大、早上小的怪东西》：

晚上，/要睡觉了。/他把闹钟拿来，/一把一把拧紧发条。/奶奶耳边叫了三次，/一次比一次音调更高：“明天早些叫我，/我要去跑步、做操。”/早上，/闹钟叫了。/他翻个身，/捂着被子又在睡觉。/奶奶一连叫了三回，/他好像在说梦话：“别吵！别吵！……跑步……今天不去了……”/决心——这东西真奇怪。/晚上大，早上小。/不信？你等着瞧吧。/今晚睡觉前，/让准他又在拧紧发条……

这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小诗，读后令人击掌称妙。它不仅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故事元素；而且又有戏剧性的诙谐和幽默，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幽默元素。诗人的成功在于把这两种元素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之相互碰撞，使整首诗充满睿智、诙谐和幽默的效果，同时也起到了很好的讽喻作用。多年来，含有叙事、幽默、讽喻的儿童诗少之又少，这实在是儿童诗创作的一大缺失。少白在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无疑拓宽了儿童诗创作的领域，也为儿童诗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我国多年实行应试教育，精英教育，使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失去了童年和童年的梦想。近年来，虽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高考的指挥棒在作祟，素质教育并未真正落到实处。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的孩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为了反映孩子们的心声，少白写了《给点儿时间》：

爸爸妈妈您听我说，/小小的请求有一件，/零花钱我不要，/零星的时间请给一点。/给点儿时间，/让我坐在窗前发呆，/看着那小鸟飞向天外天；/给点儿时间，/让我去森林看看，/和童话里的小矮人玩玩。/给点儿时间，/约上几个小伙伴，/去蹦蹦跳跳流一身汗；/给点儿时间，/新出的杂志翻一翻，/画几张卡通自己看看。/属于我的自己/属于我的时间/归还一些给我/这小小的请求应该不难。

我们说，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一直主张现代诗歌要继承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比如“主情说”，就是强调“情感”在诗歌中的作用。我以为一切文学艺术形式，都离不开“情感”这根主轴。《毛诗序》里说：“诗言

志，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衷而形于言。”他认为，诗虽然是“言志”的，即表达思想的，但也必须通过“情感”的表达，才能达到“言志”的目的。少白深谙这一点。一首小诗，凝聚着作者深厚的情感。你看，可怜的孩子什么也不要，仅仅要一点点时间。要一点点时间干什么？坐在窗前发呆，到森林里去同童话里的小矮人玩玩，约几个小伙伴，蹦蹦跳跳流一身汗，把新出的杂志翻一翻，画几张卡通自己看看……这样的小小的要求，爸爸妈妈会不会答应呢？小诗看似采用并列的叙述方式，实则却层层递进，使情感的大潮一波接着一波，撞击着人们的心灵，使人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像这样的小诗，可谓感人肺腑，使人读之为之动容，为之落泪。

另一首小叙事诗《纸飞机》，同样是倾注着诗人情感的精妙之作。诗人开头写道：又要发试卷了/又要报分数了/又要排名次了/又要爸爸签名了/又要刮风下雨了/可这些即将发生的事，却没有再发生。为什么呢？原来，老师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再报分数，不再排名次，不再让爸爸签名，只是看看自己的卷子，把错的地方改过来就好。小诗写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却没有结束，诗人笔锋一转，转向了一个刚刚从乡下转来，成绩并不理想的学生，对于这样一位学生，老师并没有批评和指责，而是让他把自己的试卷折成一架小小的纸飞机放飞，诗人写道：

抖动的手中/纸飞机折好了/又从我的头顶起飞/在一排排座位上空/歪歪地飘摇忽然，老师变成我的同学/望着纸飞机不停地叫/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老师说：一张纸/飞不起来/不管它上面的分数/是多少/一旦它有了翅膀/就会飞得很远很高/……

为什么要让孩子放飞纸飞机呢？这自然具有象征意义。象征老师期望孩子像纸飞机一样飞起来。这首小叙事诗，把抒情与叙事融为一体，抒情中有叙事，叙事中有了抒情，避免了单纯叙事中的直白无诗。众所周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柯岩写了《小兵的故事》《小迷糊阿姨》等大量优秀的叙事诗，继柯岩之后，少白是写叙事诗最多的诗人之一。《纸飞机》无疑是我国儿童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

少白是一位优秀的诗人，他不仅关注应试教育制度下孩子的生活，更关注全国数百万计的留守儿童。他的笔触伸向他们心灵深处，描写和反映他们内心的呼喊和心灵的悸动。我们来看他的《小诗(远·近)》：

太阳离我很远/阳光却钻进我的心间/月亮离我很远/月光就躺在我窗前/爸爸离我很远/声音时时响在耳边/妈妈离我很远/晚上常在梦里和我见面

远和近，本来是相互对立的事物；但诗人在这里，却把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为什么远的事物却变成了近的事物？关键是“心灵”在作怪，“心灵”把它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小诗仅仅只有8行，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可谓意境深远，耐人回味。

在反映留守儿童的诗歌中，我非常喜欢少白

的《我不想你》：

阿嚏/阿嚏/真不好受/我不停地打喷嚏/奶奶说/是有人在想你/那人的想念/变狗尾巴草/挠你的鼻子哩/哦！是妈妈在想你/一定是妈妈/是真的/妈妈/今天快醒来的时候/我看见你/在山那么高的楼房旁边/燕子窝一样的棚子里/不，不想你了/我再不想你/一定不想你了/为了不让狗尾巴草挠你/我，只轻轻地、轻轻地想你好不好/我只偷偷地/偷偷地想你好不好

读过不少反映留守儿童的诗歌，大多浅白直露，缺少内在的艺术力量和感染力。可当读到这首小诗的时候，我感动了，感动得几乎一夜未睡好觉。一首小小的诗歌，何以有这样大的艺术魅力呢？我觉得这首小诗，首要一个特点，就是角度小，它只从一个“阿嚏”写起，从一个阿嚏产生的“想”写起，可谓角度之小，但视角却极为独特，极为新颖。其次，是小诗反映的内涵深。小诗堪称想象之妙在于在想与不想之间徘徊，在于在想与不想之间寻求巧妙的平衡。为什么一个孩子不想妈妈，却又产生了下决心不想妈妈的念头，因为想妈妈会使自己的想念变狗尾巴草，挠妈妈的鼻孔，会使妈妈打喷嚏。为了不使妈妈打喷嚏，就下决心不去想。这里同样写“爱”，诗人却写出了新颖，写出了别致。诗的结尾更是奇妙。一个孩子不想妈妈是不可能的，即使下再大的决心，也是无法控制的。那怎么办呢？不想也不行，想也不行，诗人在这里寻找到一种巧妙的平衡，那就是轻轻地想、偷偷地想，这种想是只有孩子的世界独有的想。我相信，如果一个诗人不沉入孩子的世界里，不对孩子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入的开掘，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绝妙的小诗来的。小诗从头至尾用了白描手法，几乎全是动词和名词，极少用形容词，但却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少白不仅关注孩子，关注他们的生活，他还非常关注大自然，寻求大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我们来看他的另一首小诗《静静的夜》：

小鸟睡着了/大树还醒着/它轻轻地摇啊摇/摇得鸟宝宝梦里笑/鱼儿睡着了/小溪还醒着/它叮叮咚咚唱着/唱着那支古老的歌谣/星星睡着了/月亮还醒着/她在云朵中悄悄穿行/照着那星宝宝真不少/娃娃睡着了/妈妈还醒着/她握住孩子挥舞的小手/帮他把梦中的妖怪赶走

这首小诗写的小鸟、大树、鱼儿、小溪、星星、月亮都是大自然中的事物，但诗人没有就大自然去写大自然，而是以大自然为衬托，写妈妈的一种纯真而美好的感情。小诗用“睡”和“醒”两个对立的动作进行对比，写出了大树对小鸟、小溪对鱼儿、月亮对星星、妈妈对宝宝深沉的爱。“睡”和“醒”是一根红线，把这深沉的“爱”穿起来，把自然美和心灵美穿起来。这首小诗，借大自然之景，抒人情，达到了既和谐统一、又情景交融的完美境界。

少白很注重诗歌的音乐性。他的不少诗，不仅具有内在的音乐性，即诗情呈现的音乐状态；也具有外在的音乐性，即诗的句式与韵律。他还写了不少适合少年儿童的朗诵诗，这些诗内外节奏俱全，既可美读又可美诵。但无论读和诵，都上口、入耳、合情、生趣。他的诗，是真正属于孩子的诗。

短 讯

《儿童文学》创刊50周年家庭诵读会举行

6月1日下午，《儿童文学》携手凤凰网，在北京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举办创刊50周年家庭诵读会。活动邀请了张之路、位梦华、金本、蒋一谈、翌平、娜仁琪琪格等知名作家、学者，与众多喜爱《儿童文学》的家庭一起，以诵读的形式来感悟经典，度过了一下午温馨快乐的诵读时光。

《儿童文学》杂志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主力期刊之一，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于1963年联合创办，是适合小学到初中阶段儿童阅读的纯文学少儿刊物。2009年1月《儿童文学》杂志月刊发行量突破100万册大关，并保持着不断增长的气势，已经成为儿童文学领域一个卓越的品牌。

2013年正值《儿童文学》创刊50周年，在半个世纪的办刊历程中，其麾下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国内最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倾心编辑刊出了一大批站得住、叫得响、有持续影响力的儿

童文学作品。此次借创刊50周年之际举办家庭诵读会，是对刊物的一次细致梳理，更是对经典作品的诚意致敬。

这些作品滋润着万千少年儿童的内心，哺育了好几代读者。本次诵读会上，既有父辈共读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发表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经典童话《狐狸打猎人的故事》，也有母子共读青年作家汤汤近年发表的具有经典气象的《到你心里躲一躲》，甚至还有祖孙三代人一起诵读诗人雷抒雁的《三月的风》。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儿童文学》与读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而家庭诵读会的形式，更是激发了不同年代的读者对于经典作品的情感共鸣。

本次诵读会还邀请到了“静新图书基金”的创始人伊能静的参与，伊能静通过视频诵读了儿童文学作家寒天君的作品《花园国的公主》，表达了她对《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致敬。

(李墨波)

的通俗，作品中的人物如同木偶一样，不会说话，不会行动，多是叙述性语言，也因此难有深入人心的人物形象。这又让我想起“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它的畅销自然原因多样，但是我认为和杨红樱能够让让人物“动”起来也不无关系。袁佳的养母也是如此，她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而又充满矛盾的人物，像收养安妮的玛瑞拉一样，既非常爱她(当然袁佳的养母爱得更复杂难言，袁佳的名字即是“冤家”的谐音)，又要表现出一副“严母”姿态，非常具有戏剧感，但是张国龙并没有写好这个人物。无力掌控人物内心世界和性格还有一个“明证”，即养母的日记。这些尘封的“日记”显然不符合养母的身份，她所生活的年代、她的年龄、她的高学历、她的职业等等，都决定了要有符合“这一个人”的话语，小说应该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虚构空间，人物的所言所行要符合他的身份，然而，我读这些日记，感觉这是张国龙在说，而不是养母的私语。

张国龙的儿童文学创作已经有10多年了，为什么要单挑出这部作品来批评？因为我觉得这一次张国龙差点就写出一部能够符合他气质的佳作了，可惜，失之交臂。恕我直言，虽然张国龙已经出版了很多儿童小说，但是能让人记住的很少，似乎还难以找出一部能够称得上是他代表性的作品。他的很多小说，包括《许愿树巷的叶子》，总是选择有些调侃的语调，这是现在儿童小说的“时尚”，似乎现在的儿童生活总是这样千舞万舞，缺少内在的幽默和机智，顶多只能算是“俏皮”，而这种感觉与张国龙本人的气质显然是难以合在一起的，难免失之刻意。我记得他在“前言”中简略提到，“40岁这一年，我的生活如平静的河床突然改道，和某些电影、电视剧的剧情惊人相似。‘四十不惑’，我感上加惑”，透露出他本人的生活中所经受的变故与惶惑，这个时候的他也许更能体味袁佳的感受。多么可惜，这个故事那么接近张国龙的气质和他的精神世界，又恰巧能够承载他对艺术的追求——张国龙说自己所推崇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诠释”豁达、通脱、通透的人生境界，面对苦难、悲苦时从容、淡定，直面死亡时释然、优雅……”他所推崇的作家能够发现现实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微妙关系”，能够摹拟人与人之间光怪陆离的关系。袁佳的故事原型给张国龙提供了多么好的机会。然而，张国龙被一些儿童文学的流行病捆住了手脚，没有把这个故事所包含的丰富性传达出来。

当然，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这部作品，并非因为它一无是处，那样的作品根本不值得批评，而是因为还不够好，以张国龙的才华，它应该更好。

第七届“思想猫”儿童文学奖颁奖

5月26日上午，第七届“思想猫”儿童文学研究优秀成果颁奖仪式在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红楼举行。奖项设立者、台湾儿童文学作家、浙江师大客座教授桂文亚，浙江师大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方卫平及儿童文学研究者

王帅乃等5位同学分获了第七届“思想猫”儿童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一、二、三等奖。桂文亚向获奖同学表示祝贺，颁发了获奖证书、奖金，并将她精心准备的礼物赠送给获奖同学。最后，桂文亚发表了以“桂文亚作品背后的故事”为主题的精彩演讲。

(冷 泠)

童心·世界



我们的节日(儿童画)

儿童文学评论

·第330期·

